



右台仙館
筆記

女秀孫謹題



右台仙館筆記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曠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襍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卽有曲園襍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卽有俞樓襍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穉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筆記者襍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揆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爲右台仙館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

附錄徵求異聞啟并小詩二首

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行將廢輟書生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聞所見必由集腋而成予取予求竊有乞鄰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怪怪奇奇之事爲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助作秋燈叢話約以十事爲率如其多則更佳先將二絕爲媒幸勿置之不答

衰積不復事丹鉛六十原非親學年正似東坡老無
事聽人說鬼便欣然

郭冲五事太寥寥戲學姚崇十事要不論投神兼志
怪妄言亦可慰無聊



記序

二

右台仙館筆記一

曲園居士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備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曰則仍出行乞夕卽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卽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卽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撥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記一

一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爲所攜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旣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攜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僞爲窶人耳瞽婦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

有陰德乎

吾兄福甯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畫貌亦恂恂吐屬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游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邪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由一隘巷聞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剗刃於背某甲猶能帶刃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

記一

二

髮辮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辮乃綴於帽非眞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頗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爲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爲龔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妓樓糾眾以往碧禪見眾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

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爲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卽仳離乃嫁一官人爲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

記一

三

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爲繕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爲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爲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卽得良奧必爲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眾人國士之言本

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江西玉山縣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曰月印年六十餘終日坐一室誦經足不出戶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咸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癩皮毛脫落且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曹可牽出撲殺之其徒咸駭然罔測其意以師素嚴重不敢違姑呼狗出禁勿使聽經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閒來聽誦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問則有一婦坐蓐

記一

四

三日未產其勢垂危乳醫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時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爲某姓男子小有祿位吾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及某氏子稍長輒來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頂曰汝不昧宿根此意甚善但尙有小富貴未享勿遽來此也某氏子後果膺徵秩其家亦有中人之產晚歲家居恆寄宿寺中時月印圓寂久矣爲葺治其塔寺中屋傾圮亦出貲修理之并買田供常住費年七十餘而終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
某艷其色而無以自通乃重賂其鄰使爲閒會其子將
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于其
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拒
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頗
以飲食餽遺一日出十數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
願以此少佐饘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
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
某則大喜又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
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

記一

五

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惠愈
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
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
壻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
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爲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
言未爲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眞出乎人
情之外爲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
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
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

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天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其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止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族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記一

道光閒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舟且舟高於屋運掉不靈實亦無可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灣者尤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舷西舫鱗次櫛比笙歌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鍋矣余時客常州居停主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二妓飲酒擁一

幼妓於懷狀甚褻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
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
其父在日爲武進縣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日輒乘舟
至城外納涼招妓侑酒舟中先攜有紗縠衫袴妓至則
命易之徧體雪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
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於其側得寓目焉不圖至今日
而其三女子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
大腹賈亦可危矣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市年少美丰儀市有
周媪者賣阿芙蓉爲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

記一

七

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爲奇貨未諾也女乃
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
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
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
一夕女倩鄰媪買佳釀半壺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
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腹內聲如轆轤十指
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和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
宛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
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爲祟也徧靜瀾廉訪曰余披
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

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爲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雞蜚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爲某氏女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爲女及攜女來易又見爲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攜其女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是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由然後招姨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爲戲也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闕冗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貲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爲門戶羞任卿所爲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爲伴侶君如冑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郎

親筆一紙書爲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壻也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恒產傭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口以爲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負我且吾母得存活卽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

記一

九

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爲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貴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爲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旣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

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爲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爲訓者也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旣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爲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爲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濼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爲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甌窰相距里許窰人昇之歸謀奉爲窰神是夕窰中

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輒皆成血色咸謂石爲崇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泅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爲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況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癡癡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白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爲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飢寒故丐耳否則爲竊爲盜胡不可乎我不爲竊爲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漢陽朱勳臣僑寓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張爲何人且罔測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倏又得一書乃知張爲狐也嗣是頗有書來而不以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而張仍從焉有請

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爲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吝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庇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爲朱女議昏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爲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爲徐秀才之子求昏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狐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狐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卽此狐爲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爲呂純陽弟子蓋本元人雜劇此豈足爲典要且考宋鄭景璧蒙齋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天通宜首禁此術也

記一

三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貲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旅況無聊偶作狹邪游至一所曰樂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白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情翠蓮爲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汚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

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囹圄妾墮火坑矣言已泣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貲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貲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

記一

三

也願畱奇零之數以贍妻孥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爲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卽以吾今日之言爲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爲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貲於一家不三十

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濱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爲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嫻習文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頭弄姿非良婦也攜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記一

四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爲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爲業場中積柿如山設木棚爲守望所一夕寢棚中間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爲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梃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眾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搯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膽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爲也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

驕蹇殊甚不脩婦職陳賁之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舉手誤擠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爲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生還書到之日卽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

記一

五

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同年應敏齋廉訪寶時嘗從金華至杭州夜行錢唐江中其時將二更矣月色微茫遠樹約略可辨帆風而行風力甚小故舟行頗遲而了不傾側長年三老皆偃息蓬底舟中諸客亦俱酣睡敏齋獨攜一僕坐船頭觀江中夜景所過之地名鮎魚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距纔數武見洲上有一人與舟並行遲速適相等其人長丈餘視常人幾三倍之徧體青綠色但望之不甚親

切不知其爲肌肉爲皮毛爲鱗甲也顧問其僕曰汝見
彼人否其僕不應敏齋因還入舟中其僕攜坐具從之
入旋卽大吐問其故曰主人所見奴亦見之不特形狀
可畏且其氣甚腥適聞其氣故吐也敏齋後爲余述之
云不知是何怪殆傳記所稱楓人之類歟余謂沙洲無
草木不應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氣亦不腥此必水怪也
以形論之其長如此非魚卽蛇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
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咤聲動左
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鯁魚君之所見或亦
此類乎

記一

六

聶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聶已五歲
矣有盛契眞者元游宮之道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
然聶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聶雲游天下不知歷幾何
年月嘉慶初始居鄂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腳持長柄鏡
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齒貝
無異曩時不知其得道引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
也不可謂非異人矣

鄂人王慕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廡居同鄉陳姓
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
痕鬢影隱約可覩王意方鬱鬱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

鬢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
識之至卽簾中人也然彼此均不相識女輟然曰誤矣
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
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郎故遣婢相招而不
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
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卽是
前緣君旣閑游妾亦枯坐杯酒小敘亦足破寂君何介
介歟王遂畱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
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秣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尙有故
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醜陋頗具湖海襟
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
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而不知何處矣

記一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錢五
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償遂諾之立
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詫曰君夢歟抑戲也業已還
君何又索爲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攜
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畱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
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
券尙存我匿君何僞造此某曰如君尙存借券請以示
我何至家檢視匣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襍

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借至神前瀝雞血爲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罌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酉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罌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落地開花礮其礮子雖年久尙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瀏河鎮東洋子涇橋鑛工陳小弟因新歲負人博進無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礮有礮子落其地陳小弟埋之土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至是己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溼計必無礙矣乃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官軍用落地開花礮無往不利其礮子之遺落者所在有之願得者以此爲鑿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治蕩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爲錢樹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憾焉會有六十翁欲買妾母貪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死無子家業盡爲族人瓜分女惟以鍼黹自給母謂之

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爲當爲汝別覓佳婿女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女之謂乎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朋年七歲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妻子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天謂由朋驚之使然益虐遇之朋竟死俊忽得顛癩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爲僞試以穢物子之食盡無難色乃視爲廢物亦不顧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僞也非僞爲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

記一

九

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童年卽能韜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黃岡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翁死母女相依爲命每撫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恆居母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爲狂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下體已化爲男母徧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夫令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爲婦矣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爲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

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戴琴莊先生名福謙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與余兄
弟行而余少時曾請其授讀故始終以先生稱之其館
臨平孫氏時一日行於途有娶新婦者綵輿經過先生
避立道旁俄風揭轎簾瞥見轎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間
未能諦視而心頗異之偶言於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
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釋之傳記中多有此事
君異時必大貴也眾皆以爲然然先生於道光丁酉舉
于鄉越二歲客死京師竟不顯

安徽玉溪口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屬坐小船過

記一

子

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
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艙廣文見盜
至大呼礮船救援卽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
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
見鄰舟不在問之眾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
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眾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
几上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卽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
亦不言及旦鼓發响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
鞫得實梟其首於竿首藪槃中度無長物扁舟江上竟
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險不獨風波也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變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爲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自瞑矣仙槎旣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揚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爲某氏別業某子爲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綦

記一

主

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將爲我擇配矣君急以媒灼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卽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於生恐異日不爲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悔卒合葬焉癡兒蕩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囚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

謀於李李曰君爲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己請鬻我乎妾
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鶉鴿乎
滬俗僞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鶉鴿黃從之僞
爲兒妹鬻於浦東曹氏爲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
頗落寞曹畱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
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
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
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鶉鴿化爲黃鶴一去而不復返
矣此亦爲鬼爲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

記一

至

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
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
命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清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
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覺有物觸臂方驚詫而
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
下榻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
宛然黑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不治黎明竟卒或言
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
淨土果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
有夙寃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
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
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
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婿膺
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共老死閨
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
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婿居山饑飽寒煖
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
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
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鮪
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卽此歟殆由林女芣苢之歌
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記一

三

杭州顧茂才容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
覺飄飄如凌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
人導至一處卽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詰數語便云誤
矣遣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
也與偕至圓妙觀茶寮小坐顧問冥中事曰與人世同
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
爲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尙
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貴官衣冠儀從悉今制也

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胸次
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
年又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
道爲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閩羅矣何仍止
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爲
鬼人不能無賢惡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
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卽
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
祀柱爲稷自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
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

記一

音

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
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
者生爲閑散之人死亦宜爲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
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滬上有流寓陳氏婦媵也攜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
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
語女女不可婦惑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
事縊而卒婦慙懼卽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
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
益彰惜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爲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菱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卽此物矣

粵東丁維勳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盍自爲計王以死自誓越日

記一

五

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了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爲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殆亦此意矣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厲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會有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寶素艷女美心悼之爲改厝於高阜俄夢女來拜

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逃死於吳吳王爲之報讐雪恥其後伍員苦口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迎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爲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毋乃類是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集人縋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眾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臥白鬚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於頤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爲灰矣於棺之前斲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記一

三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溧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嚅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畱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脇下有兩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刃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卽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

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坐死者不止一人矣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鞫婦婦惟俯首飲泣歷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憫憫

記一

毛

如夢都不自知殆夙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橐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蔽辜仍墮畜類畢命礎礮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爲平陽士人當侍君巾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其前因婦所云夙業亦不虛矣

上海浦東張老達先世本多田翁老達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產爲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達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至是命其妻

啟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共驚怛忽篋中銀錠隨風飛去爭起撲之如蛺蝶踟躕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卽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爲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去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記一

三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發羣起搏之一跳卽逝或曰此山魃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眾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鼗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鼗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卽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林子登陟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也此鬼形狀爲山魃無疑但不知所持鼗鼓何用耳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太者相傳爲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爲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書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冥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爲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

記一

完

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游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客畱髻將歌同夢偶問及家世里居則卽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手戒勿聲徐謀爲汝脫籍乃恩恩辭去念客囊羞澀安得此贖女之賞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旣遇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之甚者矣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攜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鵲自鬻於平康以其賫料理訟始

解鵬再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爲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醮於舊友久而無成鵬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圓破鏡焉此女以旣嫁之雲英爲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記一

手

姑熟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爲贅壻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責壻無禮靜宜曲爲解之姚氏子羞憤去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井焉婉宜者其弟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奇愛之苛於擇壻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金剛經爲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

記一

一

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畱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爲女子身自有知識卽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爲報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瘵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經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遠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壻後欲令別置媵妾以便他日歸甯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眾歎遇人不淑咸譏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安心在家侍奉滿冀雙親壽享期願永敘天倫之樂何圖天降鞠凶慈父見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沈疴殆將不起嗚呼吾父吾母

既違定省於堂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
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
死列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卽檢還姚
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
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屢遭大故雙折連枝悲
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
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
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
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爲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
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須臾臨穎愴然

記二

二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庵者亦老諸生
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重門盡掩闐其無人正徘徊
閒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上下
衣服盡去之婦猶少艾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
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
眾微笑曰此何足異言未畢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
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眾卽擁裸婦入賈亦隨入
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臥而皆裸
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榨牀健夫數輩執大鐵
叉任意將男婦叉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血淋漓下

承以盆盆滿卽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賈視吏乃其己故鄰人周達夫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邪速從我出賈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緜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鍊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

記二

三

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緜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閻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鞭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憐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言鴉

片煙中有死人膏血實由此語傳訛也
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豔來撓
去楫一瞬卽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
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
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
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上有詩云新妝宜面
出簾來其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
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
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
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

記二

四

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幃君得無於都門市上
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
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
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
家人不能辨別長卽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
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爲君作寢脩竟宛轉媒
合之一時以爲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
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
畫臺貪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
所用敬君事卽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

此文也

滁州府來安縣民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
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
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
外二狼相對坐犬駭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
趨往告之女甫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妯婦笑謂之
曰誑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妯使至門外曳柴俱
晚炊女不可妯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回顧曰狼何在言
未既一狼白積薪中出衝妯倒入門銜女去妯驚呼鄰
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送

記二

五

並驅而去

吳璜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厲居武陵
咸豐四年粵寇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
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
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
忍復以孱軀爲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
時方酷暑訝其屍久而不殞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得
一詩云城破身難辱途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
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組畢此百年

身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工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父業而兄弟不相能偶因口角兄舉斧斫弟之頭弟即死鄰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此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眾哀其言各散去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兩妨者律載重囚無子者許其妻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山右侯氏在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甚奇有夫婦二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橫財卽死無恨如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

記二

六

有聲鬻然如釜溢起視之則徧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捉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距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爲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尙能言未幾亦死族子葬埋之擗其所有爲富人乾隆末始衰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甸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縱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齎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尙存六

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一人創議曰回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爲糧削木爲籌掣得最短者任眾殺食已而創議之人掣得最短之籌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藐刺者自以飲鹵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之死而掣得短籌者執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晉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以食之爲是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爲悖逆之言夫弱肉強食禽獸之事使飢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華亭顧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昆子禮樞爲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里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倣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台葬於秉藻之墓好事者爲賦催妝詩

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殤媒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爲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卽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因亦不强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

記二

八

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汪容甫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執歸汪之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滬上應敏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示余書其後說此義頗詳今存文集中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邨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

室於夫之墳塋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爲之
後楊撫之至於成人爲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
蘇女請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
不易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
女守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譽序閒或兩節
婦之報乎

蘇州城外有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長父母俱死獨
與兄居聞壻游蕩入於下流心鄙之有背盟意乃以所
積女紅貲洋錢十枚付其兄屬交原媒償男氏聘幣索
還婚書其兄亦無賴盡以供飲博而僞爲婚書以給其

記二

九

妹女不知也以爲眞與絕矣示意鄰媪使爲媒妁遂與
城中護龍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
之以王氏有備不果卽於其日訟於官官鞫得實笞其
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
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爲長
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卽何氏之從母昆
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
可謂鍼神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
壻乃寒家葭莩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

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爲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至咎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爲我地矣我與姑相愛如姊妹故隱以相聞而姑遽爲此決絕之事今尊章見責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壻家求絕壻家不可反欲訟甲肯盟甲夫婦追事所由起日詎何何不能忍亦翦髮投地曰新婦知罪矣請偕小姑長齋繡佛以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婦與妹而仍使人卑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未達韓詩芣苢之義殊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記二

十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寒人子以居積起家暮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賈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弟四子卒仍爲九子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壻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 熙朝人瑞矣

江北一婦與其姑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川羊脰骨燒炭研末錫餈調服

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爲余言因書之以
廣其傳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鬱結成疾殆將不起
有丐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
絕而腹中尙咻咻動丐曰是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
吾師來以二十日爲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
乎丐出藥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
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丐所薦也入視病者
於鉢中出一丸藥用鐵絲繫之納病者喉間頻牽曳之
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摩腹益亟仍牽
曳其鐵絲忽突然掣出卽有一物隨藥而出遽投諸地
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糝之蛇化爲水病良已人問
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
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冤孽糾纏也其家厚酬
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歟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嫗招致眾善信

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嫗瓜分之婦日以饒
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逋者踵於三門僧無以
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舉佛
會仍託鄰嫗代爲招致事已僧向嫗索錢嫗遷延久不

與一日僧歸自外將入房聞有聲入之則有人在牀擁衾而臥呼問之嫗也問何至此不應僧將曳出之甫一啟衾嫗裸無寸縷僧大驚趨出至嫗家招其子子初若不信者強拉之至嫗知事不諧反誣僧僧入厨取刀斷一指忍痛示之曰以此白明嫗母子踉蹌去乃悟前僧之墮婦術中也若有定力如後僧者佛矣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攜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爲計車夫曰君行旣無資任又不可此閒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

記二

五

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遲明首塗所行殊非恆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襍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人厯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爲君償之勿以爲念惟此閒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閒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卽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

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攜一冊歸將以遺日書面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呪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啜茗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呪語戲以指醮杯中茗畫其符并誦呪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甚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于越乃往

記二

三

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尤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爲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道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多至省會謁大府畢同僚語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可以眷屬往乃畱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必嫻翰墨暫以奉

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瘠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其前進至則積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詫曰豈卽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卽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人穴土瘞之耳令聞之喪氣卽曰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謂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并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眞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

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游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百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爲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

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媪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媪皆散去妻尙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爲人浣濯衣服以自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媪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媪曰新到縣官少年佻儇而慕道學名喜笞妓笞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己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予錢千也伍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爲泉下人羞也婦以貧矢志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媪爲介紹而代

記二

五

之縣中阜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夫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之也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爲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卽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贖代真

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攜子而歸及期果至而
故居無存乃賃屋爲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
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鄰村造婦翁之門而
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
翁欲不認則真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
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耳婦翁歸而
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婿也他人
子安得婿吾女某翁正時踰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且不
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因左手
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

記二

六

爾女歸殺婿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
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
略爲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旣入謀集健僕縛而送
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婿吾女終必
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
自後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婿
入行禮旣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
遽言歸請畱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
曰爾子已婿吾女矣爾尙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
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爲贅婿於女之叔父

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壻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困於童子試忽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平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爲同鄉之賣茶者司筆墨事春出秋歸歲以爲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郡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慇懃入試邱不可而衆已爲之在縣注冊在府納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圓榜招

記二

七

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家卒噫府試招覆是何大事其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鄉沈寶懋字茂庭富而好施與凡遇善事必勇爲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亂避寇遠出其族姻從之者數十家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後納妾生丈夫子二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咸曰爲善之報也乃於光緒元年冬日牆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嚴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爲文以釋疑余乃據援神契遭命之說及王充

論衡福虛禍虛之義爲文以應之娓娓千言然王充所謂福虛禍虛者余雅不以爲然夫餘殃餘慶之文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禍福皆虛則勸懲無寄矣同其時適有張少渠之事少渠名豫立光緒元年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滬濱附火輪船以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塗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摻其祛卒不爲畱己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沈於海坐是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樂爲善事者也光緒二年少渠行年五十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報宜益加勉而力闢王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掇舉其事著於此編

記一

六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爲生一妻一女家有餘屋因賃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蹤懼爲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暴卒告其壻氏存亡聽之矣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

爲妻而某甲故婁人又慵惰不能治生轉仰食於女女工鍼滿傭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與其夫而甲殊未賢謀鬻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來詣其主女見其名紙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所在次日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通家之誼甚有條理乃爲招其父至訟於官笞逐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愀然不樂曰此女歸辱門戶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於蘇者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吳下爲此女相攸嫁一官人焉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氏

記二

五

唐西鎮勞氏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矣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矧建有嬰堂堂成之日兒卽能言越二歲能行今且讀書游泮水矣報施之不爽如此

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也今春從母家還言去歲其弟婦病甚奇病中從牀上一躍高及牀頂有一鐵鉤隨手折爲二如枯竹焉其弟晉卿知爲鬼孽附麗而然對之長揖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焚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須送我至航船晉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風起其側爲之慄然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

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詰經精舍監院校官沈蘭舫臨平鎮人也厲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爲子紹興人也蘭舫子婦偶歸甯忽得病口作紹音蓋卽此子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人聲皆杭音則其母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臨平招沈氏人來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畢肖曰吾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婦必無恙然不可久居此宜還家其地距蘭舫所厲尙數里羣謀所以歸鬼曰仍以轎舁之但命轎夫徐行遇陰涼處則稍憩

記二

三

且使人頻頻以湯水飲之必無妨也如其言而歸沈氏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卽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爲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襍處人筭與人不同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晉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爲某甲所得遂爲夫婦某甲固刀鐮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

之挈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僞爲待聘者別擇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能仰食於婦一家咸輕之女亦偃蹇不甚爲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醮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理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厲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乃可捧腹益其日某間行入內城至西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一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做

記二

三

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閒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耶有此貲乎某卽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媪婦所傭也一童子婦之弟也朝夕饗殮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方共臥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虓虎婦曰殆矣

吾夫歸矣不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
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粲然曰此皆
僞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閭門外李繼宗巷有某甲者以裁縫爲業

唐六典有裁縫

之名蓋裁之縫之而後成衣較周官縫人其義爲備年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

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爲之平章以洋
錢一百爲聘議既定乃擇日迓以綵輿果見女子以紅

巾幕首數人扶而就輿并有一衣包亦置輿中鼓吹迎
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積矣審視之一草人也
啓視衣包則甄石也蓋恐輿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

記二

大譁亟尋原媒去如黃鶴矣某悵然癡立亦如木偶

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孤育於女家未
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
內見女獨坐治粉養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
以一枚甜我女笑而領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婿
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傭媪餉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
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媪之給也詈之曰
老大婢尙口饒如此乎媪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
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女女益慙其夕縊而
卒玉寶聞之亦縊

光緒丙子丁丑閒直隸大無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日將暮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饑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盡以乞汝不責直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爲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無妻者得此女爲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旣彼此皆願吾何閒焉賣糕者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

記二

三

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驟二頭分一與其兄使賃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也萍水相逢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寢昌寢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傳爲美談乎

光緒三年正月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於蘇厲先是李眉生廉訪於二年十二月夢至張厲入其內寢見太夫人蒙被臥牀上子青制府於牀前西向坐有一人跪其前李問何人有告之者曰鄧都令也問何爲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求之李寤語人曰制府豈將奉諱乎時距太夫人之歿不二十日矣此眉生

親爲余言并云酆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補服始其時
國服未除改乎其人恂恂如忠厚長者從者十許人形
狀頗不詭異非如世俗所傳牛頭馬面而陰慘之氣逼
人殊可怖也余按酆都有平都山山有五雲洞爲道書
所傳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爲神仙之窟宅乃考抱朴子
對俗篇曰勢可以總攝羅酆則酆都治鬼之說晉世已
有之矣獨念自蜀至蘇迢遙數千里酆都令君跋涉遠
來無乃太勞且何以必使眉生見之豈以眉生蜀人有
維桑之誼邪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

記二

舌

父開藥肆於市使從之學賈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
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
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
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
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
他出輒就之事祕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
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
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爲叔父所責正徘徊聞屠婦適
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
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

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柰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
匿甲於門側屠人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
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啓窗
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
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
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爲婦曰已殺之
矣甲驚曰柰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
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
在牀下甲卽就牀下取刀斫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
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

記一

五

歸也父母喜而畱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豔屠婦
而未得閒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
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
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
而走出歸而閉戶臥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啓見屠戶已
啟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
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箠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
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爲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
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爲之何誣匠
爲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搥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

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
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
亞之所撰馬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粵中李氏子幼讀書應童子試不售性好博父屢誡之
不悛婦陳氏因之屢與反目俄舉一子父名之曰阿靠
及阿靠週歲父謂陳氏曰汝夫屢從牧豬奴遊非吾子
也吾名孫曰阿靠將舍子而靠孫矣爲汝計亦宜舍夫
而靠子是日父具酒食以飲食其子謂之曰汝強飲食
俟汝醉飽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頭求活不許復涕泣
跪其婦前乞爲緩頰陳亦不應父乃以布囊蒙其頭使

記二

三

健僕負而投之河載沈載浮將及里許有人拯之起則
博場中舊友也卽畱之博場中居月餘李辭其友曰吾
以好博故父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今在此旦夕聞呼
盧喝雉之聲彌觸我隱痛矣乃去而乞食於市顧尙能
書自買紙寫楹聯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筆墨之費
雖乞也而所得較豐流轉數千里至山東某縣寓道觀
中大病幾死觀中老道士憐而飲食之醫藥之幸而病
愈道士謂之曰此閒頗重南中文士吾爲招童子數人
使子授以經書必有至者此寒士謀生之恆業也不勝
於仰面求人乎李欣然從之遂得與邑中士大夫游有

趙翁者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頗小康而無子止一女欲爲女招婿而卽以爲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說趙翁曰翁女若婿本地人此時雖暫爲翁子久必挈女歸耳李氏子無家者也孑然一身流落千里若爲翁婿必長爲翁子矣趙翁聽其言乃贅李於家久之謂趙翁曰某視此閒庠序中人其文藝亦與某等耳使得與試一矜非所難也翁大喜卽使以趙姓應試補博士弟子員逾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數年後選授粵中一縣令攜妻之官厯任繁劇宦囊豐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問其家也服官十餘年以公事罷職將歸山東乃迂

已大聲呼曰阿靠汝幼而無父不識我宜也阿靠之母何亦不識我乎李妻在旁聞而大驚李乃語之曰吾卽爾夫也因歷敘前事眾竇咸詫歎李曰吾官此多年今不能復歸原籍矣卽將辭爾等北去夫妻父子緣盡於斯妻聞之哭失聲眾竇之長者或進言曰君旣榮顯何不挈其母子同歸山東李笑曰曩者之事誠出老父之意然夫妻死別人閒至慘乃視吾布囊蒙首漠不動心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吾在山東有妻有子矣焉置此爲其舍夫靠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爾母言己不顧而去

記二

三

余舊居臨平鎮時其西鄰有曰范桂芳者故充仁和縣役曾得罪於孫文靖相國之孫古雲襲伯荷校通衢然其後武斷鄉曲豪橫如故余幼時屢見之今死久矣光緒五年臨平有沈氏婦病死將死前數日范桂芳附其體與沈氏婦女相問答蓋范生前曾以錢債事與沈氏有隙也范故杭人僑寓臨平者故其語猶襍杭音鬼語亦然湖范之死四十餘年矣溯其生年則已在百歲外范本一小人宜乎如昌黎公所云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者何其氣久而不散如此邪鬼神之事眞有不可知者古者廟焉而人鬼享是鬼恆居家廟也孔子又曰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是
又居墟墓也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則曰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鬼不過人之餘氣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
非車不能行陸乃其餘氣爲鬼遂能無所不之是鬼轉
勝於人矣漢文帝問鬼神不知賈生之對云何孔子之
告子路則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孔
子亦有所不知耳紫陽氏之說曰非原始而知所以生
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說也余所不解夫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不過謂生者人之始事死者人之終事
耳若謂知生即可知死此恐有所不能夫人之生也由

記二

元

父精母血感而成胎夫人而知之矣淮南子云一月而
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
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未生以前
之情狀古人有能歷歷言之者今謂魂升魄降以後作
何情狀亦可據此而推之得乎不得乎紫陽又言幽明
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說又非也如
其說則子路所學未及乎此誠哉等不可躐矣顏曾之
徒所學高出仲氏倍蓰豈諸賢所孜孜講求者已不在
人事而在鬼事已不在生事而在死事乎寒夜無事因
范桂芳事縱論及此世無賈生誰與決之

李老道流寓楚北自言蜀人問其名曰無名問其年曰
忘之矣視之如六七十歲人然八九十老翁皆云自幼
見之已如是則其年固未可測也所衣單布衫袴外著
葛布袍冬夏不易冬不言寒夏不言熱與之食食無算
不言飽與之飲飲無算不言醉或旬日不飲不食不言
饑渴人皆以爲得道者或叩問養生術老道曰吾不知
其他惟任其自然而已咸曰自然二字平平耳何能若
是老道必別有異術而祕不言也余謂老子云天法道
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況於
人乎人之一身清升濁降本有自然之節古之至人患

記二

三

人不能循此自然之節故有鑪鼎之術鉛汞龍虎之說
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而已非有他道也推而言之
聖人之治天下亦若是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
有自然之節聖人制爲禮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
也又推而言之制爲六書以求合於自然之文制爲五
聲六律以求合於自然之音是故拘拘於偏旁點畫非
知書者也見擔夫爭道可悟書法沾沾於上工四尺非
知音者也聞海上波濤可悟琴理無他自然而已李老
道之言深得養生大旨誠得此旨則參同契可燒也況
恬真篇之類乎

